

王一桃 著

香港

文藝之像

張光年題



20/3

暨南大學圖書館

王 一 桃

香港九龍洗衣街七十號

得寶大廈十樓9/F A3

電話. 傳真: 3910255

文壇時寸常飄落藝苑出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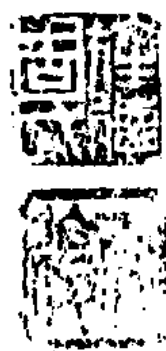
句卷抒興廢子年終福安康
庄前世不沉浮

七絕 偶筆

己卯夏月
京華

一枕先生夢

周而復



香港 文藝之緣

王一桃 著

當代文藝出版社出版



香港文藝之緣

ISBN : 962 · 278 · 171 · 3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

作 者 / 王一桃

出 版 / 當代文藝出版社

香港沙田坳背灣街 14 ~ 24 號

金豪工業大廈二座 8 樓 H

電話 : 2694 1576

發 行 /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紅磡民裕街

凱旋工商中心八樓 C 座

電話 : 2303 1010

印 刷 / 更生印務公司

版 次 / 1999 年 10 月第一版

定 價 / 港幣三十八元正

目 錄

緣，就從此時此地產生……

——《香港 文藝之緣》序……徐開壘 7

他一生是個奇蹟

——記熱情奔放的王一桃……何 爲 11

*

魯迅來港講演前後…… 13

茅盾和香港兩次文藝高潮…… 19

世紀的同齡人冰心…… 32

由遠至近看柯靈…… 40

赴京探蕭乾…… 49

永恆的紀念

——爲錢鍾書留影…… 58

難得的知音

——懷念李蕤…… 65

訪楊絳 問《六記》…… 71

從光未然到張光年…… 79

香港：馮亦代的起飛點…… 91

周而復在香港的年月…… 100

又走進椰風蕉雨了

——訪李英敏…… 109

和李煥之的三同…… 115

香港和上海的對話	
——致何滿子·····	124
當人們提起呂劍·····	130
春的朱子奇·····	138
終於見到你了	
——致九葉派詩人唐湜·····	147
與賀祥麟導師談心·····	153
夜訪徐開壘·····	163
生活出作家	
——我心目的戰士作家峻青·····	169
讀胡征引起的聯想·····	175
解讀何為·····	180
和牛漢談論人生·····	187
聽屠岸講詩歌·····	189
丁芒：一生只知奉獻·····	197
樹和大地	
——記詩友柯原·····	206
且聽春日漫語	
——記歸僑作家陳秋舫(丘帆)·····	212
看到程樹榛·····	218
韋其麟印象·····	224
讀了蔣子龍之後·····	230
*	
香港和大陸的文藝情緣	
——《香港 文藝之緣》跋·····王一桃	236

〔序一〕

緣，就從此時此地產生…

——《香港 文藝之緣》序

□ 徐開壘

—

冬天，冰封大地，萬物無聲。……

春來，喜雨綿綿，人們揮鋤扶犁，翻土掘泥，播種澆水，把沉睡的生命喚醒。

感謝春，令大地復蘇，使大家又回到自然的懷抱。

夏季，暑氣逼人，人們躲在屋子裏……

秋來，金風送涼，人們這才有心情來追勝景，搞雅集，頌明月，慶團圓。

感謝秋，讓大家擺脫炎暑，重新尋回久違了的友誼。

冬天寒冷，使人與自然隔絕；夏季酷熱，使人與友朋疏遠。唯有春來，生命才會復蘇；唯有秋至，人間才有溫馨。

我難忘文藝園地裏閉塞的冬天，使我們愚昧。

我難忘一百年來香港與內地隔絕的夏日；使我們疏遠。

我感謝春雨為文藝大地濕泥潤土，喚醒了生命，繁榮了創作。

我感謝秋風爲文藝園地廣結人緣，吹開了友誼，促進了交流。

通讀《香港 文藝之緣》一書校樣，我發覺初春季節的耕耘者，似乎就在我的面前，正和大家一起奔向自然；我發覺金色秋天的收穫者，似乎就在我的身邊，正和大家一起分享友誼。

二

王一桃先生以他明快的作家文筆，和熱烈的詩人情懷，從二十年代魯迅到香港講演的事跡寫起，一直寫到中國作家協會代表蔣子龍在港參加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詩歌朗誦會。記述內容的豐富，不僅包含作者和全國各地作家交往過程，還涉及香港百年史蹟。

在這裏，「翩然而至，翩然而去」的世紀老人冰心曾爲他透露她那飛鳥般的童心；「撲火的鳳凰」柯靈還爲他簽名題辭，稱讚「一桃多愛心，念念爲蒼生」；在病榻上的蕭乾和錢鍾書也曾欣喜於他青鳥一般的殷情探望。而曾「掀起赤道上狂瀾」的光未然，更是和他「詩心遙相印」，一碰面就「毫不設防」地有問必答。中國音協主席李煥之，則爲他的《香港回歸曲》歌詞譜了曲。……

一桃先生與文藝界人士結緣既深且厚，過去曾出《中國作家印象》、《香港作家掠影》、《文化名人悲歡錄》和《詩的紀念冊》，這次新作《香港 文藝之緣》，更收以上各書所未收者。猶如初春季節的耕耘者，爲冰封過的文藝大地翻土掘泥，令大自然迎來生機；也似在炎暑過

後在屋外把人從屋子裏喊出來，看明月，訴真情。

人們也由此體察到一桃先生的爲人，正如李準先生說的那樣：「熱情似火，真純如嬰」。原來他心胸寬廣，個性奔放，站得高，看得遠。他這一生有過不平凡的經歷：他出生在英屬馬來亞丁加奴，十八歲時就因開書店，出售魯迅、巴金等作家的著作，被英國殖民主義者驅逐出境。回國後考入廣西師範學院中文系，不久即在《詩刊》發表組詩。六十年代初在廣西民族學院中文系任教，又在《人民日報》發表長詩，並加入作協，經歷了「文革」的苦難，深刻意識到極「左」旋風的荒謬，特別是對知識分子的危害。1980年他去香港從商兼從文，到目前已快二十年，廣交港九和海內外文藝界人士無數，共出版了五十多部著作。他寫作精力的旺盛，猶如蘇軾《文說》一文中所形容：「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他熟悉內地，又瞭解香港，深知港澳回歸祖國，關鍵在於消除帝國主義和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所給予兩地人民的長期阻隔。只有相互瞭解，才能排除猜疑，消除成見，相互補缺。

三

「緣」，正是文藝交流的起點。一桃先生心熱似火，才氣橫溢。他在紙上能詩善文，用筆如椽，在台上能歌善誦，驚動四座。去年十月初，我曾在北京《中國文化報》上讀到蔣子龍《文人的激情》一文，其中記述一桃在香港主持的一次晚會，他「聲音洪亮，性格奔放，或高聲獨唱抗

日歌曲，或即席朗誦自己剛寫成的詩作，既慷慨激昂，又妙語如珠，把整個晚會主持得昂揚熱烈。」無疑，《香港 文藝之緣》一書的三十篇文章，大都是他與文藝界人士結緣中充滿激情的生活實錄。

我個人與一桃先生相知，是從 1978 年開始的。當時北京正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知識界苦難的冰河開始解凍。上海《文匯報》「筆會」副刊曾組織不少作家重新提起筆來寫文章，同時也很想在這個時期從來稿中看到一些有感情有文采的新人新作。當時一桃寫的歌頌科學家高士其的作品《爲了下一代》，正是經我手編發的其中一首詩。它構思新巧，用字簡潔，節奏明快，洋溢着作者對新時期到來的由衷歡愉之情。當然，詩刊出後不久，我就把這件事當作平時編發衆多來稿似的，把作者忘掉了。甚至到 1988 年，我應邀去訪問香港，雖然逗留二十多天，也參加過幾次座談會，卻仍不曾想到這位多才多藝的朋友已在港定居八年。直到九十年代初，讀到他給我寄來的贈詩，和他所寫的幾本書，我才知道他已在港十多年，爲內地和港澳乃至海外的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並被選爲香港文藝家協會會長。1998 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承他來滬過訪，有緣暢談，從而增進了友誼。

《香港 文藝之緣》出版，承一桃囑爲寫序，義不容辭。試想在初春的耕耘者面前，在金秋的收穫者面前，看到他的辛勤勞作，看到他的豐碩果實，我能不喊一聲「好」麼？

1999 年 6 月 12 日在上海熒熒樓

〔序二〕

他一生是個奇蹟

——記熱情奔放的王一桃

□ 何 爲

香港王一桃先生的一生是個奇蹟。

他出生於馬來亞，小學五年級在新加坡《星洲日報》發表處女作，十四歲創辦進步的丁加奴新南洋書店，被馬來亞聯合邦英殖民當局驅逐出境。1952年到廣州，不久即在《作品》刊登其反抗性的《馬來亞獄中詩抄》，並與人合出詩集《赤道線上的歌唱》，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7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廣西師大中文系。畢業後又被分配在大學任教，開始他的漫長的文學生涯，在內地有影響的報刊如《人民日報》、《詩刊》發表許多詩作，其中具有濃烈的南洋色彩的敘事詩《「娘惹」——一曲中國印度尼西亞友誼之歌》尤為引人注目。1980年移居香港。

到了香港後，一桃兄更奮發有為，歷年來出版各種選本和文集近五百萬字，是一位勤奮的多產作家。他的作品雖以詩歌為主，文學評論也是一個重要方面，而且還出了幾本理論專著。

他在香港大學開課，從魯迅第一次到香港講演講起，直至論及本世紀末的衆多作家詩文著述，做了大量的案頭工作，有不少獨到的見解。

我沒有聽過一桃兄的講課，但是可以想像，

他講課時神情活躍，語言生動。由於案頭工作準備充分，掌握材料豐富，講解每一篇作品都能引人入勝，從而給學生指點一條通向文學的道路。

我對一桃兄的這種印象，來自我在香港訪問時的幾次親切的會晤。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香港文學界慶祝 1997 年國慶的宴會上，他上台朗誦詩歌，內容是歌頌香港回歸的。只見他熱情奔放，以鏗鏘有力的詩句深深地感染了台下的許多聽眾。這次詩歌朗誦，也反映了他開朗活躍的性格。

我的香港文友中，一桃兄是有名的文學活動家之一。他善於結交各方面朋友，當然主要是文化界友人，為香港的文化繁榮辛勤耕耘，為創造香港文學藝術「純美的時空」竭盡全力。這種為香港文化樂此不疲的敬業精神，人們是不會忘記的。八、九十年代之交他已有《中國作家印象》、《香港作家掠影》問世，隨後又推出一本《詩的紀念冊》。而繼《香港 文學之橋》、《香港 藝術之窗》之後，如今又出版了這本《香港 文藝之緣》。這不能不說是奇蹟！

從 1961 年起，一桃兄即為內地大學中文系的學生講課。其中有一課是拙作《第二次考試》，一直到今天他仍在香港大學講。這篇散文發表於 1956 年，四十年來都是內地全國中學的語文教材，又被選入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華文課本。一桃兄在大學講解此文必將有聲有色，不同凡響，其藝術的「再創造」也必將超過原文。不知何時，我也有機會在他的講台下有幸傾聽。藉此機會，讓我向奇蹟一般的一桃兄致以深深的感謝！

1999 年 4 月 22 日

魯迅來港講演前後

雖然，發生在北京的五四新文學運動，其衝擊波也曾延伸到邊遠的香港。其中魯迅的《吶喊》、《彷徨》等劃時代的名著亦為學人所熟知。然而，由於香港在政治上的特殊原因，比「無聲的中國」還要無聲；「老調子」不僅沒有唱完，反而充斥整個文化領域，以至成為老八股的天下。只要翻翻 1927 年以前的香港報章雜誌便可了然。

1927 年 2 月，正是香港的春天，魯迅應邀來港，在青年會作了兩次講演。講題分別是《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均由許廣平傳譯。當此消息在十四日的《華僑日報》預先發出之後，文藝界人士無不奔走相告。等到十八、九日正式演講時，聽講者眾，座無虛席。「有些遲來者，只好站着聽講」。(劉隨：《魯迅赴港演講瑣記》)第一次演講時，「聞說往聽的人太多，聽講者不敷分派，致多有向隅之感」，因之，到了第二次，就非爭取一聽不可。(探秘：《聽魯迅君演講後之感想》)。總之，是「極得一般人歡迎。」(碧痕：《文學革命》)對港人來說，這是「於無聲處聽驚雷」，其影響是既深且遠的。

講《無聲的中國》時，魯迅以慣有的幽默破題：「香港是很太平，人們到底是很快樂」，然而「我們總不見到一點聲音，見不到一點表示」。接着探究「無聲」的緣由，提出新文學運

動的必要。「據我的意見，凡是我們中國現代的人，應該要說現在的話，才能夠把我們的思想和情感互相傳達」。他還頗爲風趣地說：「孔孟時代香港不是這樣的，孔子並不知道香港怎樣，所以你說孔子的話，與你現在的環境是無關連的。」「如果你要模仿孔子的話，不難就變了一句『闊矣哉香港爲地也』，豈不滑稽麼？」最後勉勵大家「你們要膽大的做去，不顧失敗與成功，總要嘗試。你們更要說你的真話。」「保持一種文學寫真的態度，做文學創作的工夫」，「而成一時代的新曲。」只有「這種聲音方可感動世界。」（黃之棟、劉前度據許廣平傳譯筆記：《周魯迅先生演講詞〈無聲的中國〉》）。

講《老調子已經唱完》時，他從堯舜、漢唐一直講到宋元明清，旨在說明老調子已經唱完。「千里來龍，都是結穴在此處」。特別是「對於文藝，很有發揮，從唐宋元明清的文藝，說到歐洲大戰後的各國文藝」，指出「貴族式的文藝，於民間的痛苦，漠不相關，實非真正的文學」。強調「這種文學是老調子，已經唱完了。」必須「創造一種新思想的新文藝，與社會民衆生有密切關係的，然後文學前途，方有一線曙光」。（探秘：《聽魯迅君演講後之感想》）。

如果說，前者是前奏的話，那麼後者則是高潮了。魯迅就「以這些禮物，敬贈於青年，」（探秘）並由劉前度等人記錄。只可惜當時的香港報界只登了前者的記錄稿，後者則「因故」暫付闕如。據1981年2月7日劉前度追憶，兩稿曾寄給在廣州的魯迅過目校正（這在《魯迅日記》中也有

所記載)，也許因為後者更為敏感之故而遭禁，然而真理的聲音是不能因一時禁止就能絕滅的！

魯迅的演講，「切中當時香港的現實，有助於青年人更好地認識自己，認識



· 魯迅 像

社會，奮發向上，使文壇興旺起來」。主持者黃新彥博士和參加接待者都覺得「很好，很深刻」（劉隨）。聽講者也都「獲益不淺」並同感共鳴，尤其是「講到最與會淋漓之時，座眾的鼓掌」經久不息，無不盛讚其「意在言外之妙」（探秘）。至於同道更感到「這是一種奇蹟」。眾人皆知「本港的思想界，一向壓伏在頑固陳舊的勢力下，沒有一點生氣」。即使有人「提倡適應的文化」，收效也「渺乎其微」。而魯迅此來，「只淡淡的幾句冷雋語，便顯露出那些牛鬼蛇神的本來面目。」（濟時：《會晤魯迅先生後》）總之，「這次魯迅先生到來演講，不啻是一個暮鼓晨鐘」。他「說得痛快淋漓，切中我國民今日的弊

病，」並鼓舞「香港的青年們」「衝出這些惡環境防線之外」，「跑向光明的路」(碧痕：《文學革命》)。

事實證明，魯迅來港講演所產生的效果是巨大的，讀者只要看 1927 年 2 月下旬的《華僑日報》就可感受到這股強勁的東風。從此，我們不僅可以讀到清新可喜的白話文，而且可以聽到「自由發表意見」的呼聲。甚至「經過了許多時候，我們還留存着他(魯迅)的印象，和那一番偉大的議論」。(碧痕)葆蓉在其題為《我們如今可以自由發表意見了》(見《華僑日報》1927.4.19)一文中寫道：「前幾天，見冷蠡君所發表的信，知道這裏已採用白話體裁，當時喜得我笑到眼睛也撐不開呢！這樣一來，我們以後，就隨時可以發表意見，卻不是啞子了」。歡呼雀躍之餘，作者表示「我們還要像樹人先生說的不要害羞，無論何時都要奮(力)地做去，使這裏的《香海濤聲》不踵而走的佈滿全國」，——「把她造成一個『新中國』，才算達到我們的目的」。不久另一位作者綠波也喜不自禁地呼應：「從前魯迅先生在本港說過《無聲的中國》，想各位也不至會忘記的罷！看啊，現在中國也逐漸變為有聲的了，香港也同時有了一些聲響了。就是因為人們已經覺悟起來，一致擁護新文化的緣故啊！」(《我們一致起來打破文學的階級罷》，《華僑日報》1927.4.29)

魯迅來港的意義還不止於發表了這兩篇演說，他接受訪者的一系列答問以及和友人的每次對話也同樣起到重大的作用，其意義同樣不可低估。例如有位北大出身的香港學者「告魯迅以香